

要棚改了,居民们纷纷晒出了必须带走的“老物件”,不值钱,但满满都是回忆。3月19日,随着白纸坊地区光源里、菜园街及枣林南里棚改项目贴出征收公告,进入正式征收阶段,5600多户居民期盼多年的安居梦即将成真。

宏建南里1号楼也在集体动迁之列。连日来,搬家的卡车来来往往,每天都搬走许多老邻居。搬家带来喜悦,也带来伤感。对于老住户来说,要告别承载六十多年记忆的老房子,要告别多年来处得和一家人似的的老邻居,都让人不舍。

在拾掇东西的过程中,老人们又翻出了好多老物件儿。东西值不了俩钱儿,但每件背后都有故事。在那些故事中,既有关于时间的浪漫,也有无处安放青春,有生活的苟且,也有诗和远方。

今天讲的都是宏建南里1号楼里发生过的故事。



棚改孕育新希望 居民晒出“老物件”

【大锅蒸】



李慧芳,今年89岁,家住67号,在此居住四十年。

年轻时,李奶奶全家七口人,都指望老伴儿一人挣工资。每个月的挑费开支,全家老小吃饱穿暖的责任,就全都落在瘦小的李奶奶肩膀上了。

当姑娘的时候,她家住马甸,父辈做口外贩马生意,家中虽不富裕,但对女子不许抛头露面等礼教还是严守的。结婚后,为了省钱,李奶奶上街捡煤核,买搓堆儿菜,还上老伴儿单位直接管理局长借过钱……说起这些故事,李奶奶还挺得意的。毕竟,三个孩子就是自己这么拉扯大的。

别看奶奶快九十了,头脑特别清楚,嗓门也洪亮。尤其一谈起当年大米白面的价钱来,简直如数家珍。据奶奶回忆,为了让全家吃饱,她每天用一口大锅蒸十五个馒头,老伴儿仨,其他一人俩,算是全天的口粮。这口大蒸锅是双层的,蒸馒头时上面放七个,地下放八个。这锅已经用了四十年,但除了盖子有点坑坑洼洼的,整体“保养”得很好,擦得也挺亮。

对李奶奶的小儿子段先生来说,最难忘的回忆是看电视。那会儿宏建南里1号楼一层有个居委会的活动室,有一台黑白电视。放学后,小孩儿们管大人要上2分钱,就能看上一整场《地道战》,是简单而便宜的娱乐。



【钻石婚】



陈文奎86岁,刘淑琴82岁,家住70号,是1号楼最早搬来的居民。

站在家门口的公共走廊上,陈大爷指着楼下院里一棵棵正在掉毛毛虫的大杨树,脸上有几分得意:这些树都是我种的,当年才手指头粗,如今都能遮阴凉了。

这两天,老两口在收拾东西,把多年珍藏的老照片也从墙上摘下来了。那是拍摄于1949年的一张婚纱照,照片上的他是警察,英姿挺拔;她身穿白色拖地婚纱,温柔妩媚。这张照片,是二老共同走过六十多年光阴的永久见证。

当年,陈大爷是派出所的警察,刘奶奶是女中学生。俩人因一场交通事故结缘,一眼缘共同走过了大半辈子的时光。问起二老维系感情的秘密,陈大爷腼腆一笑:“她脾气好,老让着我。”(关于陈爷爷和刘奶奶一生的故事,欢迎关注北京晚报微信公众号“猫儿胡同”)

【老姐仨】



袁淑珍、白芝润、韩淑珍三位奶奶,年龄都超过八十岁,做邻居最短也三十多年了。

袁奶奶十七岁时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,进工厂当工人。她特要强,在几十人的车间,年年都当工作标兵,惹得同事去告状,但领导反而护着她。因为家里孩子多,下班回家操持完家务,她晚上还要做手工活儿挣钱。孩子们从来没穿过露脚趾头的鞋。

白奶奶也是河北人,祖上是武举人,父亲是教师,从小读过几年书。来北京后,因为有文化,干的都是技术含量高的工作:先帮街道搞普选,



后在糕点厂当工人、化验员。白奶奶待人随和,总是笑眯眯的,但她说自己“也有厉害的一面”,特别是教育子女。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闺女,如今都是国家公务员,全家和和睦睦,是人人称羡的五好家庭。

韩奶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过去家住辟才胡同,后来作为职工家属搬到宏建南里。三姐妹中她来的最晚。每次蒸了大枣丝糕,她都会给俩姐妹家里送去。她还会帮姐妹们贴膏药,打针。这些天搬家,韩奶奶有些伤感:“待不了几天啦,以后见不着面儿了。”她直发愁,担心搬了楼房没地儿说话,跟街坊四邻不熟悉,以后就得跟电视做伴儿了。

自打天暖和了,每天下午,老姐儿仨都相约到院子里晒太阳。“我们刚来的时候都是二十出头儿呢。一晃孙子都快四十啦!”袁阿姨扯着一口乡音浓重的河北话。

“刚来的时候,这树还都是小树苗子呢,”奶奶们七嘴八舌地,“现在夏天都能遮阴儿了。”

“我们当街坊这么多年,也没什么特别难忘的事儿,”白奶奶说,“现在一要走了,最难忘。”



【毛背心】



陈玉华,86岁,家住50号,在此居住五十多年。

陈奶奶家是昌平县城的,1957年以职工家属的身份随丈夫搬到宏建南里,一直住到今天。

陈奶奶身上穿的枣红色毛背心,是闺女给织的,她都穿了二十多年了。她说:“人老了,舍不得旧东西。”

操持家一辈子,陈奶奶最大特点是爱干净。这事从洗澡上可以证明。建议楼里洗澡不方便。年轻时单位发澡票,她一周洗两次。如今岁数大了,她坚持每个礼拜都让闺女骑着自行车来接她去洗个澡。连来带去俩小时,对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可是个大工程。

即使快搬家了,陈奶奶家里也是窗明几净,一尘不染的。看到走廊因为搬家而脏乱,她拿出了笤帚扫地,尽管这楼也住不了几天了,但老习惯不能变。

【大牡丹】



姚大叔,六十多岁,陈奶奶家的邻居,在此居住二十年。

用心灵手巧来形容姚大叔,可一点都不过



分。他年轻的时候,是首钢的熟练工;还自学过电,有电焊的本子;还懂木工,他家里有一张制作精巧、结实的折叠桌,就是姚大叔亲手打造的。

别人家要搬家,家里堆满了纸箱子,装的都是旧衣服;姚大叔家里堆的都是铁管子、木头、各种工具,似乎是个小五金铺儿。聊天时,姚大叔手里也不闲着,拿着扳手不停地摆弄一套水龙头。

姚大叔热心肠是有名的。街坊邻居谁家锁坏了,只要跟他说一说,他能扔下饭碗跑过来修。这些年,经他手给邻居们修好了不少的电饼铛、热水壶、自行车……

但是姚大叔自豪的,不是一双巧手,而是屋里种的一米多高的大牡丹。红红的牡丹花,他养了十三年了,从腊八开花一直到夏天,“每天都有鲜花瞧”。

【合影】

3月26日上午九点半,阳光明媚,宏建南里的老人和后代们在楼下合影。如今每天楼里都要搬走好几户,将来有外迁的,有回迁的,再见面不一定是什么时候。因此,老街坊们都很珍惜这次合影的机会,一叫几乎全叫下来了。路过的街坊看见了,也加入进来凑热闹。老中青三代,十几口子。拍照时大伙儿边挥手边喊的不是茄子,是:“再见!”

听最早搬来的老人们说,早以前,宏建南里是一片苇塘和空地。解放后,邮电局在这里盖起了十个平房院,人们陆续搬来定居。1955年,宏建南里1号楼正式建成并迎来第一批住户。地震之后,这里又建了几栋单元楼,小区的格局大体成型。后来,随着住房条件紧张,职工们陆续在院子里搭起了不少自建房,小区变得拥挤而混乱。如今,能在别处买起房的早就搬了出去,留下的多是老人。

早搬家不但有奖励,还能早拿补偿款。因此在宏建南里,家家户户都在着急忙慌地拾掇东西,卖废品,找房源。搬家公司的、收废品的、收老物件儿的,各色人等川流不息。老人们因此产生不少抱怨:施工队拆门蹭窗户的声音让人头疼;出人的外人太多;房子不好找;老邻居们就要见不着面儿了……

老人们站在院子里发着牢骚,头顶的大杨树每天都在萌发花序,小小的绿色,代表着未来的阴凉。无论是眼前的烦恼,还是一去不回的乡愁,都无法改变春天里正在萌发的希望。

本报记者通讯员联合采写